



# 别样的下河

## 写在下河成村 360 周年时

周春梅/文

五龙山上的石夫人峰，是温岭的地标；五龙山麓的下河村，是我的故乡。

年少时，我仿佛有千万种理由，挣扎着要离开这个小山村。漂泊了半生岁月，抖落了一身尘埃，大有义无反顾的决然，我返回了下河定居。说是叶落归根？我想也不尽然。或说追求田园？我想也未必有此诗意。

我要说，下河村的每一条山间小路、每一个田头地角，都曾经让我驻足沉浸。她总会忍心侧听一个个粗野

少年对于贫穷的嘶哑诅咒；她又总会无奈任凭一群群勃发后生，对于美好的斗胆闯荡。无论成功与否，小村总以博大的胸襟，不厌不弃，揽人入怀。她始终要你记住，你是下河人。

近些日来，当年一起牵牛的厉宗荣、厉云飞、陈德夫、施福照、梁子岳等常在 枕河居 茶亭小聚。都是奔七的人了，无论政事家事都已脱手，相聚一起一般都免不了一些过去的回忆，而我们这群人则侧重于下河某种现象的讨论。

有史料载，1961年的下河大队有457人，1982年有669人，直至今年才727人。一个妥妥的小村庄，以至于前些年还被合并到锦屏社区去。可是，村小却姓氏多，而且大部分是百家姓里的小姓，譬如姚、厉、施、齐、陆、丁、邢、郭、金、梁、曹，还有稍大点的姓如周、陈、林、李，合计15个。是谁把一筐子杂姓堆在一个小村里？又是什么法门，让他们世代都相安无事？

本来是友人们嘻哈间闲谈的话题，也就嘻哈着过去，一如下河人世世代代接龙一样，自然地从清代到现在，从现在到未来。可我却忽然觉得嘻哈不起来，这里一定有很多值得体味的意蕴在。我要寻找下河各姓始祖生活的道理。

查找县志当然是条有效的途径。洋洋几百万字的嘉

靖、嘉庆、光绪等明清三朝的温岭县志，只有《嘉庆县志》载：宝胜堂，在下河，康熙二年建。自宝胜堂建好后，下河陆续建了精严堂、梵胜堂、崇福堂、新堂等4个体量较大的尼姑堂，最盛时僧尼多达300余人。可见在整个清代，下河这个不到一里的山湾，一定是堂门的木鱼声和建堂的锯刨声交织起伏，合奏着一曲曲美好的交响乐。

康熙之前有下河人吗？宗荣兄是个有心人，他将下河各姓宗谱翻了个遍，得出一个结论：下河各姓始祖都是在康熙中后期才陆续迁入。如厉家宗谱反映，其下河始祖厉亨加，生于康熙丙子九月，即公元1696年。假设这位老祖宗20岁离祖远行，那也要到1716年才来下河。显然，这个叫下河的山湾是先有香火，后有烟灶；先有佛界，后有俗世。

### 三

飘然而去，长时间不再实行 台门招工。

慢慢地想，冷冷地品，细细地悟。终于有下河的始祖理解了师太的禅语。走路时常常会踩到摇晃的石头，轻者趔趄，重者崴脚，师太的本意不是在于物理意义的走路，而是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做事。

从堂门角度看，冲堂门来的大概不外乎以下几种人：一是家里人多田地少，为活命而走；二是有手艺却混不出彩，不妨闯闯江湖；三是 愚昧人生 的人，飘到哪里算哪里；四是不乏杀人越货者。从各姓宗谱分析，他们的迁出地最远在天台，一般都离下河三五十里地。清代的生活节奏太慢，三五十里地够隔山隔水了，可以说背井离乡，也可以说音讯全无。师太以慈悲为怀，不看 打工人 的过去，只给他们的现在立个规矩 双脚勿踏摇摇石头，即要心定、人稳、手净。

在一个简单得只有山水和梵音的山湾里，有幸能为堂门提供衣食，又有幸得到堂门给予的安顿，互为施主，彼此有缘。久而久之，堂门的 打工人 们渐渐地蜕变成心地无乱、心地无非、心地无痴的下河村民了。到20世纪70年代，下河大队连花边传闻都没有，真有点像 乌托邦 式的小村。在下河人看来，以上 四个没有 的内容，就是当年师太说的 摆摇石头。做人勿踏摇摇石头，当然成了下河人的祖训。我曾在台州各地偶尔也听到类似的话，每次都让我眼前一亮。

### 四

现在想来，有时也为我家的祖宗捏把汗。孤身一人，从八都南闸来到人地生疏的宝胜堂是一难；有了工作，与陌生人相处更是一难。虽然他们都有 勿踏摇摇石头 的心念，但生活中总难免会有磕磕碰碰，尤其是与异姓人的相处。

小不点的下河，从一开始成村落时就浸染于宗教的教化，而当各姓的 打工人 们扎堆来时，姓氏的宗亲认同就渐渐弥漫开来。在生活生产的很多方面，宗法的力量会在堂门以外左右着人们的交往。

精严堂的师太叫释可兴，因祖籍黄岩，故人称黄岩师太。这位师太坐堂能禅定，下地会抡锄，人们特别敬重她。她因此也格外地了解各个堂门的 打工人 互相抵牾的一些细节，往往在双方闹翻前，她会找当事人一对一对地做劝说和解，切实阻止同族人的无端参与。她把这种调解方式称为 种花勿种刺 。据传，光绪年某日，本家祖上为崇福堂的山地翻耕，租用了陈家的一头耕牛。对犁耙式来说，眼下要驾驭的是不熟悉脾气的 生牛 ；对牛来说，今天碰上的是一位与牛主人不一样的 生人 ，很难保证这对 生牛 与 生人 会配合相当。果然，没犁几行地， 生牛 发飙了，牛头一扬、牛肩一耸、牛轭一撤，像脱缰的野马般原路飞奔而去。作梗的 生牛 还来了个顺手牵羊，窜进绿油油的麦地连吃带踏，把施家租种精严堂的地弄得一片狼藉。

施家是躺着也中枪。拔节的麦苗被践踏，减产是必然的，而交精严堂的佃粮一粒都不可少。于是，施家找陈家理论，陈家却说，今天的牛已租给周家，看管责任

全归周家，与陈家无关。周家则认为，这头 生牛 既耽搁农时还误人工夫，又在逃跑路上糟蹋庄稼，周家理不了那么多闲事 一时间，三姓族人争论纷纷，互推责任，互责对方。

所有的纷纷扬扬都传到黄岩师太耳朵里。在师太看

来，此事的症结在施家，因为这家无辜受损，当然要求

赔偿。第二天，精严堂的天井上，三户人家分别派了三个人出来。黄岩师太说，三户人家为一头 生牛 肇事吵架，牛也会嘲笑他们不如牛。各姓的家人要做到 路上种花，勿可种刺 。

精严堂修行人带头 种花，免掉施家这块地的佃粮，施家不好再向陈家索赔了。再说，地里的麦子总归多少还有收成。陈、周两家则向施家道个歉，作揖和好。就这样，干脆利落地解决了一桩有可能延伸的族群纷争，践行了 种花勿种刺 的劝人原则。

其实，生活中类似这些鸡飞或狗跳引发的邻里矛盾，一抓就有一大把，稍有不慎就变成了口水战。好在众旁观者都有 种花 的心，在他们看来，生活中很多误会或矛盾本身无须较真，眨一下眼就过去了的事，犯不着恶语相向。到某个节点时，自然地会有 黄岩师太 式的人出来，晓理于彼此，陈情于利弊，释然于执着，消解于无形。

后来，有人亦知晓了一些禅宗的道理，诸如 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 ，想着用这个知识点解读清代黄岩师太 路上种花，勿可种刺 的古训。可是在下河人看来，师太所言的花和刺，好像并不那么深奥，但是每当人们践行 种花勿种刺 的刹那，足够看出这句话的重要之处。

### 五

下河终究是村。牛羊满栏，鸡鸭成群，撒野的孩子依然忘返于山边、水塘。夕阳落山时，所有的堂门都会关闭大门，于是，下河即刻呈现出她世俗的一面：母亲们不约而同，纷纷叫唤孩子回家，呼喊声此起彼伏，久久回荡。有的在孩子名字前加上 宝贝 ，有的按排行叫 老四、老五 ，有的简约到 啾饭哦 三个字。奇怪的是，在如此纷繁交错的呼叫网络中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清晰地分辨出自家母亲的声音。

2019年8月11日，利奇马 强台风登陆温岭的第二天，我一早去崇福堂山的东坡上看菜园是否安好。在溪水横流的转弯处，发现了一枚史前石斧（现藏于温岭博

物馆），我良久回不过神来。下河，我生长的下河，居然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生活。在那时，这个石斧系上长杆，可以斫高枝上的果实，攥在手里可以刨地下块根。

顷刻间，我的脑海里仿佛呈现出一个画面：一位母亲拿着石斧，在晚霞满天的时刻，走在我脚下的土路上，去我现在的菜园里刨植物块根，大概是刨到一个大块头，于是欣喜若狂，热切地招呼起孩子们共享晚餐，忘情中落下了这枚石斧。

有哲人曾描绘过这样一个远景的社会：没有国家，没有阶级，没有宗教，人人平等，按需分配。但是，母亲叫唤孩子晚归的生活场景，史前的下河有过，现在的下河有过，将来的下河同样会重复着、延续着。



石夫人静静凝望着这座城市。记者 徐伟杰摄

## 海利村

沈文军

船开到山顶，也就是  
海把鱼搬到了石屋  
也就是，山道在  
山道演绎风的传说  
绿道像银光贯穿礁的连线  
凉亭道出了罗盘的风景  
观景台用剪刀剪出石头的艺术  
金沙滩摆开争霸赛的阵势  
我扯一幅白帆穿过隧道  
海鸥搏出鸡毛菜的荣誉  
外来的川妹子和本地的泥  
组合成山野的超市  
我思索，我们  
该如何写作

## 与梅雨季

项晚玥

树木孤独等待  
年轮一根线绕着地心转  
我在看星星的自传  
他们在数着星星海  
从银河系开始  
跳过了音乐节  
每天都会从梅雨季醒来  
然后在节气里  
开启重生

## 拐杖声声

陈连清/文

信步在老家的村头地角、田畴河坎，我不由得想起已经逝去的老一辈，仿佛他们还在与我对话。二爷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二爷的名字叫陈二姐。旧时农村少有文化，词语贫乏，男士叫大姐、二姐、大狗、二狗、大猫、小猫的甚多。在我的家乡，父辈中年岁大于父亲的兄弟叫伯伯，陈二姐按排行就是二爷了。我家与二爷的亲缘关系约略可追溯到太太公辈，那时是同一家。

二爷是个视障人士，但中等身材的他脸庞黝红，剃着平头，还是挺精神的。二爷说，11岁那年他得了天花，那时无法医治，一连高烧持续十几天，长时间高烧，眼睛也被烧坏了，黑眼珠也变白了。古时阮籍的眼睛能由青变白，由白变青；二爷不能，全是白的了。真是祸从天降啊！江南水乡桃红柳绿，竹翠稻青、水光潋滟，白鸟一双临水立，见人惊起入芦花，但这些都已不再属于二爷了。他被命运之手猛烈推入黑暗世界，就似一个天体掉入无尽的黑洞，不见一丝光线，永永远远。小时，我常常凝视着二爷的脸庞发呆，不禁感叹：人生怎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？

之后，二爷就依靠着一枝竹杖探路，竹杖的敲击声传递着不同的内涵。敲在石头路上是 笛笛 的响，敲在楼板上是 咚咚 的响，敲在瓦砾上则是 扑扑 的响。拐杖声声，我就可判断出二爷在哪个方位，是进来了还是出去了。从门口到河埠头20来米的距离，他会放手走一段平地，下到不规则的石级阶梯时则小心翼翼；到了河边，他便将竹竿踩在脚下，然后洗碗、洗衣服或洗澡，一切都如此得心应手。我们这个自然村三面环河，一面接着 大陆，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不便，而人们却又几乎天天能看到他进出的身影。

看似他和正常人一样在生活，可又有谁知道，多少次他碰得鼻青脸肿？又有多少眼泪在心里流成了大河？

我家老房子在村西头，有个阁楼，但前阙开不了窗。我和二爷的前阙只隔着一张木板，二爷的房间铺有一张床，前面放着缸灶，烧饭用稻草或木柴。一个盲人，要把木柴往灶堂里塞，用火柴点燃，在漆黑中做饭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可多少年来，他从没发生过一次火灾，想不到另一把火却差点把他给烧了。那是一个夏收时节，我家西边的烟囱旁挂着稻草，我从田

里回来，刚好看到火苗在稻草上蔓延，便大声叫喊： 着火了！ 母亲迅速用脸盆端水浇了几次，才将火扑灭。我告诉二爷，再过五分钟，我们的房屋怕是已化为灰烬了，并打趣道： 我们的眼长在额头上，还不如你长在心里的眼睛啊！ 他会心地笑了。

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，这便是对二爷的写照。他子身一人，一对半脚印，进进出出，艰难地为生计奔波，四周小集镇如莞渭寨、神童门、横峰桥等都得去光顾。横峰是四九集市，他总是拄着拐杖，探三五里路，站于街头巷尾，有好心人路过给他三分五分或粮票三两五两。如果遇到我们正在赶集，就唤他乘船返回。周边村有红白喜事，他会去赶场，说些吉利的话，主人会安排他吃一顿，还可能赏给一些小钱。但有一条，他不去本自然村赶场，他知道本村没有殷实人家。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二爷往往要不到饭，就饿着肚子回来，一天能吃上一顿也算好的了。有人说二爷有钱有粮票，算他殷实，但我以为，他只是维持活命而已。

我不由得想起清嘉庆年间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食不腹，冻死街头之前写下的《绝命诗》： 身世混如水上鸥，又携竹杖过南州。饭囊傍晚盛残月，歌板临风唱晚秋。两脚踢翻尘世界，一肩担尽古今愁。如今不受理嗟食，黄犬何须吠不休。

二爷双目失明，可他的记性和心算能力却是超乎常人的。队里每家每户的人口数、各自的出生年月日、谁家儿女是哪年哪月哪日结婚的，他都清如明镜。凡是涉及这方面的问题，人们都会来查这个 活字典 。他的心算能力也在方圆几里之地无人能比，如分粮食、粮票、稻草等，只要定下人口基分占多少，工分占多少，他就可随口说出应该分到的数目，自然成了队里的 编外会计 。我在读小学时，曾与他进行万数以内的运算比赛，我用笔算，他口算，每每都是我败下阵来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人在某个方面的功能失去后，往往会在另一方面寻求突破，神经细胞的触突也会向这个特定的区域倾斜，这方面就有了更为出色的可能。

二爷去世已有许多年了。作为饱尝艰辛、历经磨难的盲人，活到七八十岁也算高龄了，村人们都说这是善终。二爷的一生是卑微的一生，但在我的心目中，他的生也是有尊严的一生，闪耀着清风高洁的熠熠光芒。